

太仓最早的园林之一： 沙溪乐荫园的由来

□陈健

生活在太仓的人大多知道沙溪有座乐荫园，建在团溪（又名水勺浜）之上，并且知道乐荫园的前身乃元末明初高士瞿孝桢所筑的乐隐园。因乐隐园是太仓境内最早的园林之一，历代地方志上均有记载，故当地人津津乐道，难掩一份自信和豪迈之情，却不知道历史上沙溪还曾经有过一座一粟园，而那座一粟园就是在荒废的乐隐园故址上建起的一处名胜，更不知道现在的乐荫园就是早年乐隐园和一粟园的后起之秀。

元末明初，战火频仍，社会动荡，世事纷繁，一个名叫瞿孝桢的先生因不屑于仕途的喧嚣和险恶，向往林泉之趣，村野风光，遂从昆山徙居太仓沙溪，寻找到了团溪一带，发现这里云水之间，妙不可言，于是择地辟园，作为乐道隐居之所，并题额曰“乐隐”。当时该地在阳澄湖到长江口的主流七浦之北，尚在镇外，园内的水勺浜通往外河而又处于内陆，有潮汐升降之势而无边翻浪卷的险境，有波光如镜而无泥沙俱下的浑浊。它紧傍集镇而无尘嚣，相对僻静，池内鱼腾，园中鸟欢，四处野树村花，蝶舞蜂鸣，而且经常有高人韵士来访。用当时的著名诗人、铁笛道人杨维桢的话而言：“溪之左枕廛市，障七水以便商者，右溯吹畝，引沥水以利耕者。”该园近市而不嚣，闹中取静，于是，瞿孝桢先生生活得潇洒自如、恬静自怡，时时刻刻都享受着一份欢愉和快乐，“乃若细雨侵沙，波流若谷，鱼鸟沉浮，天光上下，先生则投竿而渔；凉月侵轩，秋声在树，子鹤和鸣，人影相逐，先生则援琴而歌。”正是如此，杨维桢感叹道：“于平溪之乐，人或见之，而不知之，先生独能知而乐之，可谓性情之正矣，故先生弗欲起也。”就是说，有的人虽

然也看到了这里的好处，但是却无法体验这些好处。在这样的人间仙境中，什么仕途前景，什么官场风光，在瞿孝桢先生的眼里，就如粪土一般，不值一观，唯有这无拘无束的林泉生活，才是最可珍惜、最为撩人的呀！因此他对其他诱惑不屑一顾。

瞿孝桢先生在乐隐园内渡过了一段人生最为惬意的时光，并且写下了《月蕉稿》一书（可惜，此书未能传世）。可是，世事无常态，花无百日红，白驹过隙，日月沧桑，时光不仅可以创造一切，也可以磨损一切。因兵燹之灾、风雪之灾、虫害之灾、人祸之灾时有发生，乐隐园最终未能保持永久，最晚在明末，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只留下杨维桢的《团溪乐隐记》以及清人的几首怀旧吊古诗，让人尚能揣测出乐隐园的旧貌。

乐隐园既属太仓境内最为古老的园林之一，在“太仓园林甲东南”中地位自然不低，它的消失，对于沙溪百姓而言，无疑是一大心痛之事。沙溪百姓渴望着有新的园林出现。

大约在清乾隆嘉庆年间，沙溪有一个名叫顾春曦（字奎经，号涉园）的人，是当地一名诸生，算是一个读书人或者说是文化人，他喜欢结交文友，有志于重建名园。他不惜工本，整治池塘，垒石筑山，建亭造屋，种花植树，终成正果。一座新园林在沙溪镇旁矗地而起，成为妙不可言的一处新的景点。该园落成后，题名为“一粟”，取“沧海一粟”之意，此乃顾涉园谦辞也。

一粟园和乐隐园颇有渊源，它就建在乐隐园故址上，并且有所发展，使其成为一座真正的文人园林。仅就园内各景点的名称，就让人可以产生无数联想。如藕香池、日涉桥、延月亭、可渔矶、松心堂、丛桂轩、小谭西、挹翠楼、老松廊、挥雪居、听鹤处、推明篷、芝峰、梅壁等等。

如果说，当年瞿孝桢的乐隐园是以自然景观取胜，那么，新建的一粟园则将自然景观和人造景点结合在了一起，这样的园林，文人氣息就更加凸显了出来。因此，当年居住在沙溪镇东门的郑我（字季曹，号东渔）在《一粟园记》中十分感慨地说：“数百年后复得兹园，壮其丘壑林木之色，岂地之钟灵独厚于团溪耶！”乐隐园毁，一粟园生，钟灵之气，不绝如缕，这是沙溪的幸运。

毫无疑问，一粟园的建立，为文人雅集提供了一个好平台、好去处。顾涉园本来就是一个人文，更喜欢结交同道之人，因此每至吉日良辰，他慷慨置酒，热情待客，结社雅集，赋诗唱和，于是高朋满座，分韵吟哦。如郑我有《重阳前一日，诸同人集一粟园看桂，分得序字》诗，云：

木落秋空高，叫云来雁序。
时当重授衣，处处动寒杵。
游行涉芳园，咏歌偕素侣。
清芬余桂丛，坐抱意容与。
诗补小山招，觞先奠节举。
黄花应候开，鬓短亦簪子。
登临酌若阿，谐笑到尔汝。
落照遍疏林，烟光淡迟渚。
飒飒夕飏回，一篱度虫语。

直唐人胡金诰也曾应邀到一粟园作客，并留下《夏日，顾涉园招同人集一粟园分赋》诗，略记下园中的景，他写道：“幽馆临清溪，鳞鳞水纹绿。残雨洒空凉，林光秀如沐”，“地偏意无违，窗虚景堪堪”又记下了雅集之盛况，从中午到傍晚以至到夜里，主人和宾客都情趣浓浓，“夕阳度暝烟，高谈复剪烛。顾子会群英，酌言写杼轴。”顾涉园之好客，并对文化的倾心，以至时人将他比作金粟道人。如当时精于文律的太仓人胡启秀在《秋日过一粟园，呈外舅顾涉园先生》中写道：



梯田花海
计海新摄

咱当过兵的人 ——追思老战友王振熙

□张锦明 单正柱

去中心菜场拔鸡毛做毽子，
买一根向阳点心店的条子糕分着吃。
下课后，踏着岸边嘎吱作响的木板，
跳上你的船，也是你的家。

如今，卖秧桥还在。
偶尔看到盐铁塘上驶过的船，
总会想起你。

书生

站在大雨滂沱的皋桥上，
于走马楼前听惊雷！

那七楚七录的少年啊，
一呼百应！

五人墓碑记，
热血最书生！



摘下领章，帽徽四十余年的老战友王振熙班长因突发脑溢血走了，让人痛心和悲伤。我们这些当年在军营一起摸爬滚打，在一起生活、工作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战友，今天看到和听到了这个噩耗，心情怎么会平静呢？然而我们又不能单单沉浸在悲哀之中，如古代诗家王冕所写：“三月燕山听子规，追思令我泪垂垂。”我们每个仍然活着的人还是要活着，需要的是追忆他的先进事迹，缅怀他的高尚情操，继承和弘扬老虎团的精神，才配得上我们曾经是革命军人这个称号。

回想那一年，春节刚过没几天的一个早晨，全连干部战士列队在营区连队房前训练场上，向已经上了马车正准备离开的老兵们行送别礼。此时此刻我看到老班长王振熙坐在这后一辆马车的最后面，双眼噙满泪水，频频向我们挥手，是那样的不舍。

振熙老班长在连队作为战士支委，无论哪方面一直甘当领头羊，军事技术是尖兵、业务是骨干，尤其是他勇于奉献、敢于牺牲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。那是1969年5月28日晚，中国人民银行齐齐哈尔支行发生严重火灾，重炮连奉命前往扑火，作为入伍才几个月的新兵，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，因表现突出，和三位牺牲的老战友一起被上级授功嘉奖。他在部队的一言一行都彰显了革命战士的品德和情操。令我至今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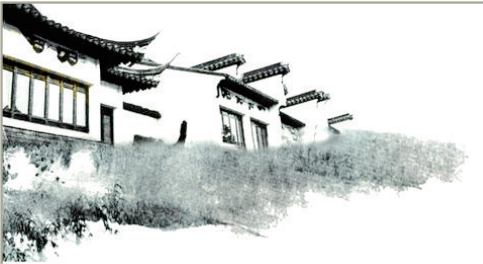
忆犹新的事就有两三件：一是有一位上海下乡到苏北插队的知青，入伍后从新兵训练下连队没有几天，就和山东籍班长起了争执，还发生了轻微的身体接触。事后这位班长从爱护新兵的角度出发，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，在连支部大会上作书面检查并请求处分，但是大家对其中的是非心知肚明。会后老班长王振熙主动找到指导员和连长，请求把这个新兵调到自己班里。这位新兵到班里后，老班长不仅把他的床位紧挨自己，而且经常和他谈心时都是先向他交心，做思想工作以心换心，不论执行什么任务，只要有可能一定带上他以言传身教，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使这位战友改掉了许多不良陋习、思想大有进步。二是那一年连队奉命去嫩江农场割麦子，列车从哈尔滨出发，途经一个车站小休时，有两个新战士下车方便，顺手从小黄瓜，正好被老班长发现。他不仅让两个新战士把小黄瓜送到原处，还亲自带着他们到货运押车人员面前赔礼道歉，而押车员不仅认为只是两根小黄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还从车上又拿了许多给他们，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收，让押车人员感动不已，连声称赞：还是人民子弟兵好。三是当年团里因故决定让连队四位主官三人转业，这是全团多少年都没有的。整个连队从干部到战士心情都很

深沉
园亭旧，儻然金粟仙。
利名两字淡，诗酒一生缘。
乐意商农外，天机山水边。
临风时倚杖，渔唱隔林烟。

一粟园同样没有避免乐隐园当初的命运，大约在清末民初损毁。清末沙溪人顾萃夫有《柿影楼诗稿》，其中在《又代大人和病愈述怀》提到：“我家五世祖妣陆氏曾建一粟园于摸熟浜畔，至今尚存，惜久未修葺。”他在这里将“水勺浜”写成“摸熟浜”，虽说会让外地人感到有点突兀，但与沙溪一地的方言语音更为接近，因此并不会被当地人感到奇怪。

自清末民国初以后的数十近百年间，一粟园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，留下的只是故园子遗团溪（水勺浜）之 waters 外，只有当年沙星大队（今属沙溪镇东市社区）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场、沙溪装卸队的破旧房屋、环卫所管理的一个厕所，以及空空旷旷的一片农田。

直到1982年，由政府出资在乐隐园暨一粟园的故址上重建园林，用乐隐园谐音，更名为乐荫园。隐为个人行为，荫乃庇荫大众，虽一字之改，立意迥然不同，这就是乐隐园和一粟园之所以为私家园林，而乐荫园为人民公园的道理所在。新建的乐荫园占地面积1.5公顷，其中水域面积0.33公顷，建筑物临池而建，各景点环河而设，池内原本有荷叶桥和喷水鱼雕（近年改造后荷叶桥和喷水鱼雕已经废毁）。乐荫园的大门和大门旁的围墙，仿苏州拙政园建筑，既美观大方，又庄严气派。正门上方匾书“乐荫园”三个苍劲雄浑的正楷大字，出自于蜚声海内外的太仓籍丹青大师朱屹瞻老先生的手笔。全园分中、东、西三部分。池居中部，四周环以假山、复式长廊、水榭、花厅、六角亭、通津桥等景点，近年又经改造，更显精巧雅致。



老地名里觅乡愁

□陆耀明

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出太仓东门向东有片300米长的开闢地，一条宽约3米、用碎石砌就的长街从中穿过，将开闢地分成南北两片。不知何故，这段街被称作“桑园街”。

桑园街名不符实。街边除了几棵白杨树，既没有桑树、更没有桑园，两侧都是带有碎砖和瓦砾的旱地，每年只能春栽棉花秋种麦。这样的农事安排，给我们几个小顽童提供了玩耍的乐园。春天里，我们在其间追逐蝴蝶和蜜蜂。麦子半人高的时候，我们就钻进麦垄里捉迷藏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会安静地凑在一起观察麦芒尖上的晨露，欣赏它在阳光下变幻出的七彩光晕。到了知了高歌的夏季，白杨树下又有我们顶着烈日、扛着竹竿粘知了的身影。

摘完棉花、拔走花箕，桑园街中段北侧有个被大家称作“炮台”的地堡裸露了出来。这是一个面向东北、用混凝土整体浇筑的半地下碉堡。射孔上方是个45度的斜坡，其右侧似受过爆炸物的打击，上面有块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蚀痕。我们几个小屁孩几乎天天在这里摆“战场”，钻进冲出、爬上滑下、追逐打闹，其乐无穷……

有年春天，同学给我一些蚕籽，放在胸口衣袋里居然捂出了小蚕宝宝。欣喜之余，又为它的口粮着急。无奈中全家出动，多亏妈妈细心，在桑园街北缘的水沟边发现了几株老桑树桩，那有许多新发的嫩叶。

多年以后，我与父亲探讨过桑园街的来历。他说，从街有其名的角度，以前桑园街两侧应该有繁茂桑园的，那几株老桑树可能就是当年的遗存。那么，这片桑园又为何消失呢？查资料，未果。父亲说，最大的可能是太平天国时期，太平军两次攻占太仓城。为扫清射界，守军拆除靠近城门的房屋，砍掉影响观察的树木也是必然。联想到以前翻地时，人们经常能捡到“太平天国”“咸丰通宝”等铜钱，听老人说这是守军在炮弹打光后，于无奈中将铜钱装填进了炮弹……不曾想，这片土地上还发生过这样的故事！突兀于桑园街北侧的碉堡，似乎也在默默佐证着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的战场。

我家就在桑园街最东头，可从我家往东却另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——花园村。花园在哪？无从查考。

不过，东距我家几十米就有一条南北向的小巷称“花园弄”。该弄并不长，南端连着“界河”上一条一米多宽的木桥，木桥也有个美丽的名字叫“花园桥”。过桥后向南有条小路直通“老庙”。在小路西侧有个黄家宅。这黄家宅地势高亢、格局讲究，在大树和翠竹掩映下，前后湖水环抱，东西留有出口。宅前的湖称“前大洋”，有二十多亩水面，与东南不远处的“老庙”间，还有一条形似曲尺的“弯湖”伸向西南；宅后的湖称“后大洋”，不到两亩水面。奇特的是黄家宅周围还散布着一些红石（与苏州虎丘山的千人石类似）。听村里老人讲，这里曾是明代首辅王锡爵的东园，且黄家宅的主人与城里王锡爵的后裔是亲戚。真是这样的话，就找到了“花园村”“花园弄”“花园桥”这些地名的由来了。为此，我查阅了大比例尺太仓地图，此处标注着“图山”，不禁令我遐想万千！于是，再查清嘉庆《直隶太仓州志》，该地标注为“东园”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“界河”。太仓城区除了护城河，重要水系有两条：盐铁横纵穿南北，至和塘横贯东西。

至和塘名称多变，现习惯称“致和塘”，宋至和二年整修水网而得名，因元致和年间疏浚，故亦称“致和塘”。至和塘是太湖重要的泄洪通道。它从昆山流入太仓西郊后分成两股，主流入浏河，支流进太仓城。这有点像都江堰鱼嘴分流岷江。至和塘从太仓西门进、东门出，与东郊一路并行至柴街街后，弯弯曲曲流入十八港，最后注入浏河。不知何因，至和塘出东门后被改称“界河”，相传有两个版本：一说是当年太仓州与镇洋县以此河为界；二说明朝有位皇妹嫁至太仓后，皇上封赏给她的“飞地”地界。不过，横跨界河的桥不少，而且名字也很美，从西到东依次有贤圣桥、花园桥、西亭子桥、东亭子桥等。

时光荏苒。地名，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沉淀，其历史价值有待专家去考证。许多地名从历史中走来，能否再向未来走去，还要靠我们用智慧去舍取！